

第五卷

中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延泽民文集

延泽民文集

书名题签 / 单荣范

RBB64/05

责任编辑:韩继海

封面设计:于克广

延泽民文集(第五卷)

Yanzemin Wenj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23 12/16·插页 7

字数:560 000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07-04276-0/I·644

平定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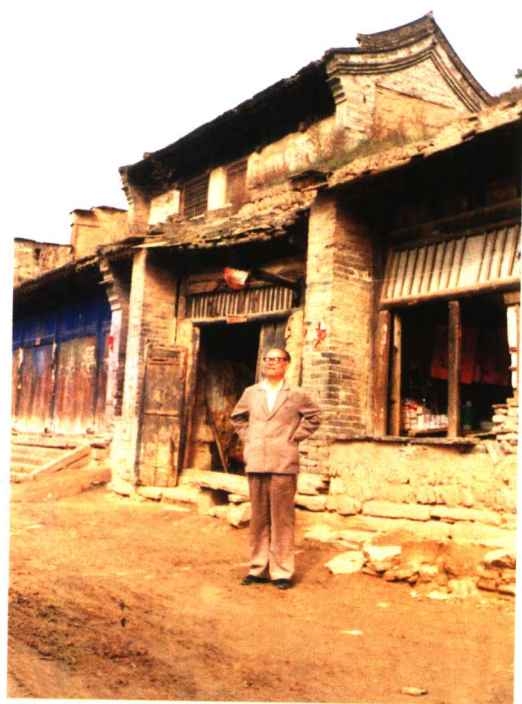
精定价:39.00 元



作者近照



1983年12月与小女儿延妮在父母亲墓地留影



《寻找到的脚印》中父亲当年在绥德集镇旧街当长工的小商店 1985年7月摄

目 录

寻找到的脚印..... (1)

一 回故乡 (3)

二 月亮不是烧饼 (6)

三 两次挨打 (9)

四 “后娘”的苦衷..... (13)

五 看望爸爸 (15)

六 劳动从拣羊粪开始 (19)

七 家变 (22)

八 爸爸的临终遗言 (25)

九 “恶有恶报”..... (28)

十 讨饭 (31)

十一 逼嫁 (36)

十二 洒泪别家门..... (40)

十三	一路风寒一路愁	(43)
十四	沉重的劳动	(45)
十五	我为什么受欺负	(49)
十六	我为什么变成“哑巴”	(53)
十七	哭爸爸	(55)
十八	“魏小小干大事”	(58)
十九	从车马炮到“肚上拦牛”	(63)
二十	“虎口夺食”	(67)
二十一	“桃园三结义”	(74)
二十二	告别亲人	(80)
二十三	夜逃	(85)
二十四	落脚点	(90)
二十五	放牛恨蠢驴	(93)
二十六	“搬羊梢子”	(98)
二十七	打杂	(101)
二十八	人多势众	(104)
二十九	骡人吃骡亏	(108)
三十	揽工人的歌	(113)
三十一	妈妈笑了	(118)
三十二	闹红火	(123)
三十三	妈妈给我问媳妇	(127)
三十四	魂游阎王殿	(131)
三十五	虚心、勤奋、有礼貌	(137)
三十六	闹红前夕	(141)
三十七	受欺凌的人站起来了	(144)

三十八	当红军	(147)
三十九	打崖窑	(149)
四十	拼命	(153)
四十一	加入共青团	(156)
四十二	白军打来了	(159)
四十三	钻山窑	(162)
四十四	拉锯	(165)
四十五	霍木匠背媳妇	(167)
四十六	落伍	(170)
四十七	死背三本书	(173)
四十八	俱乐部	(176)
四十九	求学未成反挨训	(179)
五十	“善报”	(181)
五十一	见庙就磕头	(184)
五十二	活捉飞机	(187)
五十三	歌曲也是力量	(191)
五十四	活捉蒋介石	(196)
五十五	走上新的里程	(200)
五十六	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204)
五十七	第一次毕业	(209)
五十八	枣林子小学	(213)
五十九	经受新考验	(217)
六十	两个小故事	(221)
六十一	第二次毕业	(226)
六十二	奔向明天	(229)

后记	(230)
大幕前后	(231)
起飞	(407)
爱与憎.....	(431)
十斤娃三气赖蛤蟆	(447)
石油头大闹八卦楼	(455)
杨贵输车记	(465)
喜娃的琴声	(501)
命运	(519)
恋婆姨.....	(553)
千里雷声万里闪	(573)
流水欢歌	(687)

寻找到的脚印

五谷里就数豌豆圆，
娃娃里就数我可怜！

——陕北信天游

一 回故乡

1983年12月6日,我在小女儿延妮的陪护下,回延安参观,并探望我的老家绥德县延家畔村。感谢陕西省文化厅长李若冰同志的热情帮助,为我提供了交通工具,使我当天就从西安到达了延安。延安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又为我做了细心的安排,我七日早八时出发,行程五百里,于中午十二时到了绥德县。县城的面貌大变了,盖起许多崭新的楼房,我真想多看上几眼,但我预定第二天返回延安,不能多待。吃了午饭之后即出发,途经义合镇,顺河沟北行四十里,午后三时便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延家畔村。

村里已没有一个相识的人了。碰见几个四五十岁的小老汉,我询问了他们父亲、爷爷的乳名之后,才摸着一点儿门路。其中一位五十多岁、满脸胡茬子的老汉,竟是我叔伯二哥的孙子。这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我离开这村庄已整整五十年了!不仅是“儿童相见不相识”,连半百

老汉也不相识了。

在北京,从我的住所到办公室,有两站公共汽车路。我总是步行上班,路上经过一所幼儿园,我常看见年轻的父母每逢星期一,把孩子打扮得像鲜花似的,驮在自行车上送到幼儿园。星期六下午,幼儿园的阿姨们早早就把孩子们像放羊似地拦到门口,围成一圈儿,等待他们的爸爸妈妈来接。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快乐,叽叽喳喳地叫着,说着,笑着。我虽然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但每次路过,总想站下来听听看看。别人都说我喜欢孩子。是的,我喜欢孩子,一看见孩子,就感到自己也仿佛年轻了,想跳,想唱。我羡慕孩子们的幸福。我所说的幸福,和通常人所说的并不是一个含义,我是同我的童年相比,我看见今天的孩子便想到我的童年,感触实在太深了!它使我想起过去,唤起我无尽的回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的童年是幸福的,有的则相反,充满着苦难。我的童年,就是在苦难、眼泪、受凌辱、被奴役、受熬煎中过来的。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非常难过,但我还是愿意回忆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次回家,触景生情,激起我思绪的层层涟漪,把我一下子拉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童年时代,那是怎样的童年啊!

幼年洒泪别家亲,
老迈回村祭祖坟,
山河貌变人皆新,
白发老汉报奶名。

我一走进这熟悉的但又感到恍惚陌生的村庄,便不由得发出这几句感慨。

我为什么“洒泪”离开这家园?离开之后,我又漂泊到哪里去

了？我经历过些什么奇遇？今天的孩子可能完全不理解，但我还是想把它说出来，并且要从我记忆的开始说起。

二 月亮不是烧饼

我的记忆从烧饼和月亮开始。

那是一个秋夜。吃罢晚饭，睡觉太早，坐在窑洞里要点灯，为了节省麻油，妈妈在窑洞门口坐着。我呢，提一个带把的葫芦在院子里来回奔跑，模仿大人搬运石头的动作，把葫芦拎过来拎过去，蹦跳不停。

“憨汉呀，”妈妈叫道。我的奶名叫“树”，妈妈不叫我的奶名，每次觉得我说了一句憨话或做出一件憨事，总是这样称呼我。“坐到妈妈这搭歇一阵儿，你不嫌熬吗？”

我们那里把劳累叫“熬”。我玩耍的时候，从来不感到熬，一直玩到觉得没有意思了，才坐在妈妈身边。

我抬头一看，忽然发现对面山顶上的月亮像烧饼一样，圆圆的，红红的。虽然我知道它叫月亮，但今天却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大概是以前的月亮没有今天这么圆，而且离山顶这

样近，仿佛还不到一尺高。我相信站到山顶上，伸手就可以把它摘下来的，便拽着妈妈上山给我摘。我问妈妈：

“月亮能吃吗？”

“憨汉呀，月亮是个灯笼，咋能吃呢？”妈妈回答以后，不由得格格笑了起来。

我不仅爱吃烧饼，也爱灯笼。特别是眼前这个“灯笼”，圆溜溜的，又那么明亮，如果把它摘下来挂在窑洞里，比麻油灯可亮堂多了。妈妈这么一说，我更来劲了：

“我要。”我拉住妈妈的胳膊，非要她领我上山摘那个“灯笼”不可。

在平常，我要妈妈领我下河捉青蛙，捏泥人，或者上山采野菜，妈妈都能随我的意。可今天她坐着不动，只是笑。

“如果你爸爸今儿回来，”妈妈笑着把我后脑勺轻轻拍了一下，“他再说‘月亮不是烧饼，也不是灯笼，那是个锅盖’，咱们一家就都成了憨汉啦。”接着，妈妈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最爱听故事，妈妈一讲故事，我便把上山摘月亮的事给忘了。

妈妈说：“有一家三口人，爸爸、妈妈和一个猴娃娃。猴娃娃听见庙上打钟，就对妈妈说，他要吃钟肉。妈妈笑儿子太憨，说：‘憨汉呀，庙上的钟哪里有肉，那是木石做的呀。’这时候，爸爸担一担水进门了，听见妈妈说得不大对，连忙纠正说：‘你说娃娃憨，你也够憨啦，钟咋能是木石做的？那是瓦做的呀。’”

妈妈说完问我：“你说这三个人谁说的对？”

“都没说对，钟是铁的。”我说。因为我们村里有几个庙，庙里有钟，我和娃娃们在那里捉过迷藏，见过钟，也撞过钟。

这时候，我年满三岁半。我于1921年阴历二月十三日生；我和妈妈看月亮、讲故事的这一天可以推算出是1924年八月十五日左

右。

从这一天开始,我才知道月亮不是烧饼,也不是灯笼,它也不搁在山顶上,而是长在天上,除了孙悟空,谁也捉不住它。我肚子饿了,也吃不到它,还得吃饭。